

“七九式”

七十年代出生，九十年代体味青春的勃发与困顿，
本世纪初历经奋斗的艰辛与快乐，
并成为当今时代中流砥柱的一代人。
他们是红旗下的蛋，
是理想主义的孩子，
是一群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当代中国版的《在路上》

一部能让很多人看到自己的书。

七九式

高峰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七九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九式/高峰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513-0050-6

I. ①七… II. ①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3941号

七九式

作 者	高 峰
责任编辑	马凤霞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22.37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050-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86

红旗下的蛋

在二十世纪，有两拨人的故事构成了时代式的传奇，一拨是五十年代生人，另一拨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生人。五十年代生人的青春期和我们共和国的青春期同龄，而后来者的青春期则和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的又一次青春期同龄。时代与身体的青春期相吻合，构成了他们生命的独特的际遇。

他们是一群生于七十年代的人，长大于九十年代，是我们今天这个城市里最主流的群体之一，他们是红旗下的蛋，他们被称作七九式。

他们都有着共同或相似的过去，都来自农村，早年都接受着千篇一律的教育和思想灌输，那是一个价值取向单一的年代，一个没有选择的年代，任何不符合规范的言行都被视作离经叛道。那时候的他们，就像那片土地上的卵子，萌动在卵子中间的生命蠢动，被包裹在一片不分彼此的外表下。默默地从一而终，是养育他们的那片土地对他们不可辩驳的要求。

他们都曾渴望离开贫瘠的大山，人人都有意无意地寻找离开的道路，那是无法抑制的冲动。有人自以为找到了阳光大道，有人只是在默默地憧憬，有人却为此奋不顾身。好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们都不约而同走进了一所大学、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们又一次被重新教育。

半个世纪前巴金老人曾信誓旦旦地说，他要看着那股生活的激流将自己带向何方？他们都不具备巴金老人那俯视生活的高度，他们都是不自觉地被那股生活的激流带走的。有一天，那股激流将他们带进城市。在那里、在那股生活的激流里，他们再一次成为了那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

引子

一九七六年，那一年的霍启七岁，刚刚上学。

一天中午，霍启背着书包气喘吁吁地跑进了自家的院子，书包一次次地拍打着他的屁股。跑进院子的霍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正在清理牛粪的父亲喊道：“爸，出大事啦！毛主席死了！”

父亲扭头伸出了手，一记响亮的耳光，骂道：“狗日的，揍死你，毛主席怎么会死？”

霍启捂着脸跑出了院子，火辣辣的脸颊伴随了他好些天。

好多天后，父亲一脸衰败地抚摸着霍启的头：“我错了！我不该打你……”

父亲的话让霍启喜出望外，这一次他对父亲吼道：“就是的，就是的！”

那一年的中国发生了两件事——毛主席的逝世和唐山大地震。伟人辞世、大地颤抖，那一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时代的远去。但在霍启的精神世界里发生了一件比前两件事更大的事，那就是父亲向他道歉了。那一年，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那个神圣的精神世界，在霍启心里开始退去光芒。

慢慢地，那种审视、否定和游离父亲代表的一切，出走、寻找和证明自己，带给了霍启无限的快感。那一年父亲对霍启的道歉让后来的霍启开始失措了，快感过后是一次次对与错的纠缠，一次次回归和逃离的对弈，一次次精神和肉体的撕裂。

霍启后来寻找到的世界和心灵体验不可谓不精彩，但毋庸置疑，父亲的道歉是真诚的。父亲站在村庄前的影子始终让他无法挥去，或许那个父亲身影笼罩下的村庄才是自己不断离开、出走和寻找的根源……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9
第三章	35

第一章

立春已过去一个月了，可春天的气息还很遥远。远处的山坡、田野、河滩里一星半点的绿色夹杂在去年的枯枝败草间，似有似无。放眼望去整个大地仍是面色凝重、满眼铅灰。

但春天毕竟来了，偶尔吹过来的一阵风，暖暖的，确有一丝惬意。

事实上有些人对于春天的感知更多地依赖他们的身体，而不是那绿意盎然如烟似雾的垂柳，迎风抖动的迎春花，抑或是饱喝雨水的池塘。每当春的时令到来的时候，他们的身体犹如树的躯干一般，慢慢地被风摇醒，一种异样的感觉便开始蠢蠢欲动。人变得敏感而好动，就像种子要破土而出，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人要见、有许多事等着去做，身体和心情就像风吹帆动般。

东风中学的操场上这会儿人声鼎沸、热闹异常，操场的入口处悬挂着一条写着“预祝我校运动健儿在全县第五届广播体操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横幅，落款是一九八六年，三月。

操场的红色围墙有好几处都塌开了“V”字形的缺口，但依旧能看清楚上面毛主席手书体“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字迹。操场的二百米炭渣跑道、主席台、国旗杆、篮球架都一应俱全，犹见当年开群众大会时的风骨。而操场偌大的地面则像一个中年人秃了顶的脑袋瓜子，最中间的地面干干净净，越往四周便依次是越来越浓密的杂草。但这并不影响同学们的兴致，他们都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参加广播体操比赛的又一次彩排……

架在一棵大美国杨上的喇叭传来了熟悉的音乐。随着音乐声起，一个男声随着大喇叭特有的金属质感响起：“第二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预备——起！一二三四……”

操场中央一个方队的男女同学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伴随着音乐认真地做起了还算整齐的动作。平心而论这些年轻的手足集体而舞还是很有些美感的，只是由于穿在这些学生身上的衣服杂七杂八，色彩各异，使整个队伍看起来乱糟糟的。

不大会儿，队列中正在做操的霍启引起了围观同学和老师的注意。处在队列中央的霍启做得格外卖力，力道用得大得夸张。当“第一节，伸展运动，预备，起！”的声音刚落下时，他的双手如闪电般向天空伸去，整个身体也犹如面条一样向上伸展，想必他想要使自己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得到伸展，周围的同学都能看到他的一排排肋骨。第三节的扩胸运动时，他的手臂不像是扩胸，倒像是泰拳中的肘击。随着节拍的深入，霍启的体操做得似乎越来越渐入佳境，举手投足间到了忘我的境界……

好不容易第一套体操总算做完了，队伍向前集合了起来。领队老师站在队伍前忍着笑喊道：“霍启、杨成功，出列！”

听到喊声的霍启从人群中挤了过来，由于个头比前面的同学高，当他举着双手从人群中艰难地向前挤的时候，就像在做着逆流而上的自由泳。

“霍启、杨成功，你们俩觉得你们的体操做得怎么样？”领队的大个儿体育老师忍着笑问。

霍启笑了笑说：“刘老师，我觉得应该是差强人意，不过还得多多练习。”

“哟！你懂的词还不少，自我感觉还挺良好，你就不知道你的动作有多难看，咬牙切齿像打架，没有一点美感，累不累？如果劲大得没处使，下午安排你把操场上这草拔一拔……我看你是故意搞怪，刚才出列的时候为什么不从后面绕，非要往前挤？”

“是，听老师的，我这是心情激动所致，动作一时有个大，这叫过犹不及……”

没等霍启说完，身旁的杨成功便接话了，他嘟囔着说：“那动作要是软绵绵的多没劲呀！那样能锻炼身体吗？”

刘老师扭头狠狠地说道：“杨成功，你还说！你那操做得更难看，霍启的动作幅度仅仅是大一些，而你的整个动作不但大，而且都变形了，像练童子功，我听说你看了好几遍《少林寺》了，现在正偷偷练武术呢，难道你想把广播体操和武术结合起来开创一个新门派？告诉你多少遍了，广播体操是把体操和舞蹈结合起来的，不是纯粹为了锻炼身体，知道不？”

领队老师的话引起队列里同学们的一阵骚动，底下笑倒了一大片，霍启忍着笑向领队老师解释道：“老师，杨成功动作是大了些，今天不是惊蛰吗，他这不刚刚冬眠醒来，是要多活动活动筋骨。”

霍启的话引起了更大的笑声，杨成功转向霍启愤愤地说：“我看你才是动物，刚冬眠醒来。”底下又是笑声一片。

体育老师板直了脸：“你们俩都严肃点，干吗啊？给大家表演相声？再不好好做，这次比赛就把你们俩刷下来！”

“刷下来就刷下来，为了集体荣誉嘛！免得到时候说我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毁了老师您的英名。”杨成功的语气中充满了不屑和威胁。

霍启和杨成功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们都讨厌这种拿腔捏调的官话。尤其是杨成功，他是学校不折不扣的刺头，是个敢向任何人叫板的主，领队老师之所以对他这么和颜悦色，那是只有像他这样的刺头才有的礼遇。可最后杨成功还是不领情，一口咬定“我不参加比赛了，发扬风格把机会留给别人”。杨成功的不领情使得领队老师对霍启的批评也不得

不暂时告一段落。

对于参加全县每年一届的高中生广播体操比赛，霍启本来是抱着去不去都行的无所谓态度，可他的确想去县城逛一圈，这可是一个好机会，所以这次活动他显得非常积极，以致动作太大。他总能在同一件事情里发掘出自己想要的主题，这是他的过人之处，同时也是他的痛苦所在。他甚至阿Q般地想，这个方队中的人都是为了陪自己去县城逛逛而忙活着。

四处散开学生们男女分明地分散在操场各处扎堆聊天。有的男生双臂吊在篮球架子上荡秋千，有的风一般地你追我赶。霍启来到操场边上的主席台上，他弯腰抓起一把土向台下一群男生扔去，被扔到的男生纷纷四下跑开，朝台上的霍启不干不净骂着。霍启高兴得大叫：“好啊！真是惊起一滩鸥鹭。”吵吵嚷嚷的操场就像个投放饲料时的鸭场。

这些年轻的农村后生，现在看起来无论男女都是如此快乐，可如果他们一旦走出学校的大门，在任何一个村庄你都无法把他们和那些年轻的农人区分出来。当然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明天就会离开这里，到了明天他们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大人，成为那普通农民中的一员。

突然，操场中央有个人用手指着远处叫道：“快看、快看，看那边山上，上头有个东西！”

随着此声叫喊，满操场的人反应出奇地一致，都齐刷刷地仰头朝着那个人指的方向看去。远处山坡上果然有一个淡红色的，圆圆的东西。接着一大群男生纷纷拥上了霍启站的主席台，边看边叫嚷，人群像开了锅的水。有人说是那个东西在天上飘着，有人说那个东西本来就在山坡上放着，其中有一个家伙眯着眼睛说得更邪乎——那东西该不会是外星人的飞碟吧？

霍启用手戳了一下那个人的头：“你脑子没病吧！外星人，你想认外星人做干爹吧？”

所有的人都绞尽脑汁，一百个人就有一百种说法。在大伙凝视、叫嚷的间隙，和石文同班的陈涛扭头朝站在一旁的几位老师问道：“老师，那玩意到底是啥东西？”

陈涛的问题问得简直太不合时宜了，那几位站在一起的为人师者现在也都全神贯注地看着远处，对这一问题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偏偏这时候好多同学都向老师们投去了平时难得一见的求知目光，“无所不知”的老师们一时间被弄得挺尴尬。

霍启也叫嚷道：“老师，您给我们好好讲讲那是啥呀，不会不知道吧？”

老师们都面面相觑，有些下不了台，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的政治老师吞吞吐吐地说：“该不是书上说的国民党从台湾放的反动空飘气球吧？我看有点像！”

政治老师的话一下子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纷纷叫嚷：“老师，这反动气球到底是咋样的？”说话间学生们像饥饿的人看见面包一样，把老师围到了中间。

“这反动气球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也没见过，我都是从书上看的。书上讲这气球可大了，足有房子那么大，上面有反动传单、食品、收音机，有时候还有假人民币。嗯，这都是国民

党的阴谋诡计，他们是不会得逞的。”政治老师讲得挺认真，“其实，你们应该好好听听物理老师讲一下这氢气球的空飘原理。”

对于了解气球的空飘原理没有人感兴趣，只听到唧唧喳喳的声音：“那上面还有什么呀？”“为什么有收音机？”“那是飘给谁的？”所有的人一瞬间都变成了求知若渴的好学生。霍启忙不迭地问：“都有些啥食品，能不能吃？”

领队的刘老师接住了话，说道：“要是从台湾来的空飘气球那可好了，我听说谁要逮到这种气球国家还会有奖励的。”

“都是些什么奖励？”有一个人更是异想天开，“是不是奖励个官当？”

“没那么邪乎，不过奖励是肯定有的，”另一个老师接道，“是这样的，早些年我听个老同学说过，他的一个同学就捡到过一个台湾的发反动传单的气球，最后奖了钱，还被保送上了大学呢！”

听到这句话一圈的学生都惊呆了，再回头望望那个远处的红圆点，真是百感交集，每个人都恨不得那个气球能够砸到自己头上，真是传说中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静静的，时间过得真慢。

大约过了一分钟，一个声音喊道：“那追呀，难道还等着气球追咱们呀。”是啊！这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怎么听都像哲人说过的一句话——机会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即使天上真的会往下掉馅饼，那你也得仰起头，张张嘴。追吧！还等什么呀。

没有人怀疑那个红色小圆点是不是一个来自遥远的海峡对岸的气球。当然，在这千载难逢的改变命运的机会面前也没有时间容你去怀疑，有追求的人应该大胆地追出去。说时迟，那时快，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应声而起，“呼啦啦”向着山那边追了出去。有几个人直接翻过操场的围墙出去了。

跑出校园的男生踩着刚发青的麦苗边跑边喊，耳边呼呼生风，个个如脱缰野马。他们跑过麦田，趟过小河，穿过树林子。一个个争先恐后气喘吁吁，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直窜每个人脚底，远处绿色的麦田瞬间变成了花花绿绿的。所有人都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个“气球”，不时有人脚下一绊来个大马趴。不大会工夫，人群便变得星星点点，消失在远处的山脚下。

那天中午，整个镇中学全乱了，没人不在谈论这件事，即使那些经常高唱《国际歌》，教导我们不要相信有人间奇迹的人也在默默地关注着这件事。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勇敢的追逐气球的人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校园。他刚进校门就快快不快地骂道：“什么狗屁台湾来的空飘气球，都以为人家台湾人跟咱们一样吃饱了撑的……”随着大队人马纷纷地回到校园，懊丧的咒骂声便此起彼伏。有人还扬言要找那个政治老师算

账，说他是当着全校的人在放屁。接着相互间的讽刺挖苦声不绝于耳。什么收音机、传单、国民党、偷听敌台等平常不太说的话现在都开始讨论，以至于有人都谈到了美国和航空母舰。至于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又相互争吵得面红耳赤。

霍启是稍晚时候回来的，他也是距离那个“空飘气球”最近的人之一。他权威地给大伙说：“那就是个气球，不过是‘庆阳厂’的工人在山上放的，他们在做一个叫做‘气流力学’的试验。”对于霍启这个太过专业的回答大伙都嗤之以鼻，认为他在故弄玄虚。

“人家亲口给我说的，谁要是不相信，咱再去一趟当面问问。”霍启的口气不容置疑。

随后，霍启和杨成功便去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开始拿刚才的事相互攻击对方，说对方是傻帽，是吃饱了撑得慌。

这件轰动一时的事件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有人懊丧、有人觉得无聊，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挺高兴的，尤其是霍启，虽然无比辛苦地白跑了一场，可他觉得这个下午比平时过得还要带劲。这件事产生了三个后果：一是以后的几天里许多人的大腿肌肉感到酸疼；二是当天学生食堂的馒头比平时多卖了好多；三是这件事成了许多人若干年以后茶余饭后百谈不厌的谈资。

就在霍启一伙兴高采烈地追逐“反动空飘气球”的时候，同村高三一班的石武却经历了一件让他无比气愤的事。石武本不是高三应届生，他这已经是第二年补习了，用霍启的话说，石武是“高五级”了。石武已经参加了两次高考，但都名落孙山，两次高考的成绩都仅仅只距分数线几分之遥。在经历了两次高考的失败后，现在的石武几乎是在自虐式地复习着。人也变得偏执起来，整天两眼无光傻头傻脑的，像个暗夜里独自行走的苦行僧，又像个羽化登仙的智者。他常常敏感地觉得有人在背后嘲笑自己。他每年都是东风中学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苗子，事实上这所中学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考中。石武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学习，去年一个冬天他睡觉几乎都没有脱过身上的衣服。现在的他是不会容忍任何人来打扰自己的。

石武以前可不这样，他从小就长得精神，聪明过人，干农活一学就会，学习成绩顶呱呱。长到十五六岁便出落得英俊挺拔，无论在家长、老师的眼里都惹人喜爱。多年以前石武经历了一件对他影响深刻的事。那年石武正在上初一，市里的一所重点中学和石武所在的乡初中结成了友好学校。市里中学的老师和同学在一位风度翩翩的女校长的带领下来到了乡初中，他们为这里的学生带来了好多他们未曾见过的东西，女校长还给他们做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这让石武第一次感受到外面世界的美好。石武作为学生代表受到了女校长的接见。临别时女校长用充满芳香的手抚摸着石武的头对他说：“石武同学，你有考上大学的潜力，我相

信你能考上大学，你能走出这片山沟。我也和你一样，也出生在农村，我当时的条件比你们还差，可我咬着牙硬是考上了大学。孩子，我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女校长一番话说得石武激动不已。从此聪明的石武更加勤奋用功，他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考上大学，能摘去农民的帽子，能端上国家的铁饭碗，告别大山，成为像那位女校长一样的人。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给人以希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现在看来，石武已经无可辩驳地成了这番话的受害者。

石武还像往常一样埋头苦读，同班的体育委员李鹏举敲了敲石武的桌子对他说：“石武，我有个事想找你谈谈。”这个李鹏举是一位“大院子弟”，也就是“庆阳厂”的子弟，他的穿着看起来比一般的同学都光鲜些，在一群粗布烂衫的同学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其实这个体育委员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要同石武谈，他一向看不起石武这个书呆子，现在不过是闲着无聊想拿石武寻开心。

石武从书堆里抬起头，怔了怔，充满疑惑地问：“你找我有事？”

李鹏举一脸坏笑：“石武，占用一下你的宝贵时间，我真的有事给你说，我想问一问你今天有没有去做课间操！”

石武一时回不过神来，不知道李鹏举想要干啥。李鹏举很有耐心，他坐到了石武对面：“我是以一个体育委员的身份要同你好好谈谈，自开学以来你好像从来没有上过课间操，这样可不好。这课间操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对你这样读书用功的同学，课间得换换脑子，这也是学校的一贯规定。你这不上操是有什么想法，能给我说说吗？作为体育委员，我很有必要了解了解，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这事你就不用问了，我不是应届生，李老师说我可以不去。”

“我没说非要你去上操，我主要是想了解了解你的想法，让你知道去做操是有好处的，这也是我的职能范围。”李鹏举边说话边用手翻动着石武写满密密麻麻字迹的作业本。

石武拿过作业本又埋下头去，怏怏不快：“我不想给你说……”

李鹏举不依不饶又阴阳怪气：“哎，你这字写得不错嘛，不过太密了，我听说过惜墨如金还没听说过像你这样惜纸如金的……”

“有事去找老师，别在这儿耽误我的时间。”

接下来无论李鹏举再说什么，石武只是埋下头自顾自地看书，就像他身边没有这个人一样，这让李鹏举有一种被蔑视的感觉：“哎，石武，我对你说话呢！咋这态度？”

石武突然爆发了，他涨红了脸站了起来，咆哮道：“你到底想干啥，别待在我跟前，滚、滚远些！”

李鹏举被石武的反应一时惊呆了，他定了定神骂骂咧咧地说：“真是读书读傻了，你真以为凭压坏板凳就能考上大学？”

这句话一下子被本来已平静下来的石武捕捉到了，他对考大学的事太敏感了，他扔下手中的书本，咆哮着朝李鹏举扑了过去……

星期六中午，一阵铃声响过，学生们纷纷拥出教室，呼朋引伴之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儿校园中便扬起一阵细细的尘土。

那时候还实行一周五天半制，现在他们就要回家过周末了。当时流行一句话，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再向虎山行；星期五：黎明前的黑暗；星期六：胜利大逃亡，所以今天就是他们胜利大逃亡的日子。

高一一班的宿舍是一排矮矮的瓦房，床铺是上下两层的木质大通铺，屋子的中央有一张大木桌，不知道谁在上面像鲁迅一样刻了个大大的“早”字，上面放满了吃剩下的馒头。阳光透过房檐底下的椽洞，投下来一道道光柱，映满了乱舞的尘土影子。石文百无聊赖地翻弄着自己的书包，舍友们则蹿上蹿下收拾着各自简单的行李，他感到一阵烦闷。

石文的好友陈涛发言了：“石三，你又不回家了？又替哥儿几个看宿舍，你太高风亮节了，周一我向学校建议给你发工资，让你边工边读，再给你配条大狼狗，晚上人少，怪怕的。”

石文回击道：“三兽，你回去吧！你回去下地劳动去吧！累死你！”

三兽是石文一伙对陈涛的特殊称谓，三兽者，涛也，他们将“涛”字拆成“三”字和“寿”字，再将“寿”字谐为“兽”而成。而舍友们则通常叫石文为石三，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还有一种更轻蔑的叫法——“十三妹”，因为当时有一部小人书的名字叫《侠女十三妹》。

随着舍友们的纷纷道别，不一会儿，高一一班的宿舍里只剩下石文一个人了。他呆呆地在下铺的床沿上坐了下来，好像离群的孤雁。因为他二哥石武每周坚持要留在学校复习不回家，父亲只好让石文每隔一周回家一次，尽量留在学校照顾二哥石武。得到这样一个任务，他真的感到很悲哀。

“三儿，回不回家？”宿舍外传来了同村霍启厉声厉气的问话。

石文头也没抬：“霍哥，我回不去了，我二姐和小雪姐都走了好一阵了，你还没回呢？”

霍启站在窗外向里面道：“这不是等你呢嘛！我看你二哥挺好的，他不就会待在教室里压板凳么，还能干啥？你用不着留在这儿陪太子读书啦！要不你给他招呼一声咱俩回吧？”

石文面露难色：“我爸不让我回，你还是一个人回吧，兴许还能追上我二姐和小雪姐。”

霍启显得并不着急：“你二哥那么大的的人了还用得着你照顾？你给他留点空间吧，没人

的时候他正好头悬梁，锥刺股，去！给他说声，咱回，我看你也想回去。”

石文有点无奈：“霍哥，你可别这么挖苦他，我二哥要是知道了，我担心他跟你急。”

“急啥，我是在表扬他呢，他这书读得一年能顶我十年。”

两个人就这么隔着宿舍的窗户一正一邪地说着话。没多久，石文终于按捺不住霍启的连哄带骗加开导，对霍启说：“霍哥，那我去问问我二哥，给他说一声，你等一下。”说完便兔子般地蹿出宿舍。

石文穿过空空的走廊，绕过一个大大花圃，一口气跑到高三一班的教室外面。教室里空荡荡的，只有石武一个人。石武静静地端坐在那里，午后暖暖的阳光穿过教室的窗户勾勒出他清瘦的剪影。他的头距离书本很近很近，目光专注得像要穿透书本一样。石文惴惴不安地走进教室，默默地看着他二哥。

石文顿了顿，轻轻地说：“二哥，礼拜六了，别人都回去了，咱回家吧？”

石武像是受到了惊吓般地从书堆里猛地抬起头，看到是石文，便稍稍镇静了一下，反问石文：“我不回去了，我得抓紧时间看书，那你咋还不回去？”

石文一下子被问蒙了，他没有勇气向二哥解释自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去，只好接着话茬说：“我来就是给你说一声，那我这就回去了，你一个人小心点。”

石武对石文的话不置可否，只是点了点头。石文接着说：“哥，我把你今明两天要吃的馒头放在我们宿舍了。我宿舍的钥匙我放到老地方了，你可要记住了。”

“知道了，到时候我去拿，你走吧！”

石文和霍启相伴着穿过了整个校园，绕过那个画着雷锋戴着火车头帽子持枪而立的影壁，风风火火出了校门。不一会儿他们就将东风中学所处的镇子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广阔悠远的原野上两个人肩并肩，急匆匆地往家赶。尽管他俩走得挺急，但嘴里的话一直没停。

霍启没话找话地说：“你今儿个回去就不怕你爸揍你？你爸说，不是让你在学校照顾你二哥吗？谁让你回来的？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

石文笑笑：“我爸打我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放你的心吧。”

“那你妈呢？你妈说不定今儿个就没给你做饭，她咋知道你要回去？”

石文突然像触电一样站住不动了，面露难色地看着霍启。弄得霍启摸不着头脑，忙问：“咋了？真怕你妈没给你做饭呀，至于吗？”

石文嗫嚅着：“你看我这鞋，这鞋可是我大姐做的嫁妆，她给了我们弟兄三个一人一双，我大哥、二哥都没穿，就先给穿了，那天追气球就给跑坏了，今儿个再这样跑回去这鞋肯定完了，非挨我妈骂不可。”

霍启低头看了看石文脚上的鞋说：“都怪我，非要让你回来，不过这也简单，得，你穿我的鞋吧！把你的鞋脱下来。”

石文慢悠悠地问：“那你穿啥，一直光着脚走回去呀？”

“你想得美，你一直穿着我的鞋，我一直光着脚？告诉你，就我这一双鞋，咱俩换着穿，一人穿一会，没多大会就到家了。”

听着霍启的话，石文感到十分为难，默不作声地看着霍启。“看啥，不吭声就是默认了。”霍启边脱下自己的黄胶鞋边不容置疑地说：“你先穿一会，一会再脱下来给我穿，就这么定了，你得早早回去先把饭登记上。”

石文无奈地脱下自己的布鞋用手拍了又拍，夹在腋下，穿上霍启的鞋子。霍启光着脚，两人又开始赶路了。石文感到自己和霍启在一起总是很被动：“霍哥，我连累你了。”

霍启没太在意石文的话：“如果你将来考上大学到城里当大官了，你得给哥买双好鞋啊。看见没？这就叫光脚不怕穿鞋的！”

两个人就这么走一段路换一次鞋，也蛮乐在其中，小时候整天光着脚的日子又回来了。

吃午饭的时候，石文的奶奶、父亲、母亲、大哥石勤、大姐石芳、二姐石怡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只差二哥石武一人。桌上的碗盘泛着青光。石文刚才赶了七八里路，出了一身汗，现在坐下来有些发冷。石文主动向父母提起了二哥和自己回家的事，父母都默许了他的回来，但提到石武使一家人的情绪都很低落，气氛也变得压抑起来。父亲只说了一句：“吃饭！”

石文在家里年龄最小，但他心里自己认为已经是个大人了，可家里只要有一个芝麻粒大的事，他立刻就变回个孩子，只有乖乖听的份，就像现在，二哥石武的事他一句都插不上嘴。

这时候院门外的霍启赶着羊群朝石文家里喊道：“三儿，赶紧的，放羊走了，还没吃完？你光顾着吃饭，没想着羊吃没吃？”

“货（石文父亲对霍启的昵称），你个崽娃子，往肚子里倒饭呢，吃得这么快？先到屋里坐会儿，等等石三。”石文父亲在饭桌上应声道。

霍启将羊群赶进石文家的院子里，踱进了屋门。霍启的到来打破了饭桌上的沉默。他坐在炕沿上一个劲挖苦石文吃饭慢，吃饭多，说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食吾食，以及羊之食，你光顾着自己吃，没想着羊吃没吃，自私，缺乏对羊的爱心。”

霍启又向石文大姐石芳说：“大姐，我听说你快出嫁了，啥时候呢？我还准备吃席呢。石三，你也留点肚子，好到时候多吃点。”

石芳宽容地说：“吃，吃，吃，你光想着吃，你最好从今几个就开始饿着，到时吃个够。”

霍启的话引起了一屋子的笑声。霍启这样说虽然是在拿石文开心，可他自己吃饭确实是

非一般快，可谓风卷残云，这一点他们学校同一个灶上的同学都知道，往往是别人刚下筷子，他便一碗饭下肚了。如果逢年过节或者村里有了红白喜事吃席，熟悉他的人都不愿意和他同桌。别人吃得正有味，他便已然肚饱，这时霍启便开始耍贫嘴，说这个拿起饭碗不知道放下，那个平时只吃一点点，今天却这么饿，肯定是在家里饿了三天三夜。更为甚者还给别人夹菜、添汤、讲笑话让别人不得安生。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吃饭快的人容易发胖。当快速进食时，胃部的反应不能及时地反馈给大脑。大脑的饱食中枢一直处于饥饿反应区，所以当大脑反应到吃饱了的时候，其实胃里早已经吃撑了。长此以往，大量不能消耗的食物便堆积起来，久而久之便产生脂肪，随着脂肪的堆积人也就变胖了。但这一科学结论在霍启身上却没有得到任何反应，他没有发胖，也看得出来有发胖的任何迹象。

远处的秦岭山脉若隐若现，近处土塬上的野草刚长出了一层青茬，零零散散的羊群星星点点，站在这无边的天幕下，任何伟岸的身躯都成了点状。

石文看着吃草的羊群头也不回地问霍启：“霍哥，你说山那边是什么？”

“山呗。”霍启回答得很干脆。

石文又问：“我说的是山那边的山那边的山那边的那边的那边……”

“城里呗！”

石文辩解道：“不对，城在这边。”说着便挥着羊鞭子朝西边指了指。

“那我帮你看看。”霍启说着便上到了一棵柿子树上，头朝下脚朝上地倒挂在树上，朝山那边眯着眼睛使劲地看着。

石文哈哈笑了起来：“霍哥，你这造型叫啥玩意儿？”

霍启由于血液的倒流脸憋得通红，吭吭哧哧地说：“我这叫千里眼，能看千里之外，未来五百年。”

“那山那边是什么，是城里吗？那儿的人干吗呢？”

霍启像模像样地向西面转了转他倒挂着的头，看了一会儿说：“我看见了，唉，人家城里的电线杆子是用水泥做的，不是像咱这儿是木头的，电线杆上也没有鸟窝，变压器是二里地一个，不像咱这儿好几个村共用一个。”

霍启的一番不着边际的话并没有逗笑石文，石文目光悠悠地注视着远方。霍启也无意收起自己的姿势，他还静静地倒挂在树上，沉默地眨眼。此刻眼前的世界，在霍启的眼里变得异样的新鲜，那熟悉的村庄、山峦、土塬、树木、羊群都变得不再熟悉，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很享受这种感觉。多年以后有一种叫做行为艺术的东西流行于世，而霍启却不知道，今天他就已身体力行了。霍启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但他唯独害怕没有新鲜感，没有新鲜

感的生活对他是一种折磨。同时他也是善于从生活中寻找新鲜乐趣的人，就像今天这样，倒挂在树上去欣赏那原本熟悉的一切。

这时同村的旺财老汉背着个草筐子向霍启他们这边走了过来，霍启高兴得像发现新大陆一样，从树上翻了下来，兴奋地直喊：“旺财叔，过来过来，跟贤侄们聊聊嘛。”

旺财老汉乐呵呵地走了过来，笑骂着说：“你两个崽娃子，别趁着这儿没人偷着吃羊奶。”

霍启忙说：“您老人家没牙，你应该多吃些羊奶，石三，去！给叔扶着羊腿，别让羊踢着咱叔，让咱叔吃个够。”

霍启最爱和旺财老汉聊天了。旺财老汉一生阅历丰富，一肚子的故事，人又爱热闹，是石崖村的村宝。他讲起故事的时候，尤其是讲起自己当年经历的时候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在他少年时，他随着一个地主家的商队到过口外，再后来就一年四季在外面走州过县，那段经历让他很是自豪，也被人们口口相传得近乎成了传奇。他去过的地方非常多，哪儿的风土人情他都能说上一长串。他一辈子不爱做农活，但也没少受苦，先是到处找好东家给人当伙计，后来是想尽办法做生意。他所做过的买卖行当多了去了，可到头来是苦没少受也没发家。用他的话说是“把生意做遍，把日子过烂”。霍启非常羡慕旺财老汉的阅历，有一段时间视他为偶像，认为他这一辈子算是值当了。他常常夸奖旺财老汉：您这一辈子顶咱们村有些人活好几辈子。

可怜的是旺财老汉老了老了，有一天突然像佛一样开了天眼，总结出了一个真理——“人活在世上还是得学一门手艺，再荒再乱的世道也饿不着手艺人，有了哪怕再不起眼的一门手艺，过日子才能够踏实。”他现在常常把这句话拿来真诚地讲给霍启、石文等一伙年轻人。因此，他曾经霸道地要求自己的两个孩子学手艺。儿子石满强在他的威逼利诱下学了个兽医，如今整天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白大褂，背着自制的一个画着红十字的医包，给附近几个村子的猪、狗、牛、羊号脉打针。女儿被他要求学裁缝，在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小日子过得也挺活泛。

但这却引起了霍启的不快，他不喜欢别人教他怎么过日子。他认为就算你说得对，可你不能把你的观点强加于别人。更重要的是现在石崖村大人们都赞同旺财老汉的这一观点，认为这几个娃儿们太不懂事了，一点都不了解过日子的难处，墙高的小伙子了不下地劳动，好吃净坐的上什么学，也不想将来咋办？这就直接侵犯了霍启的利益，他常常想：只要你是人，来到这个世界，不就得天天过日子吗？“过日子”本身是个动词，可许多人把它形容词化了，成了会不会过日子或能不能过上好日子的代名词了。至于什么是好日子，那是多不靠谱的事，好日子永远不在人间，至少不在石崖村。客观地讲“过日子”，其实是“日子过”，

而我们却非要主动地去过，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毛主席说过，世上的事就怕认真二字，这一认真琢磨，问题还真不少。他有时候好笑地想，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逻辑循环错误，其实在你思考有关过日子的问题时，人家“日子”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那你还思考个啥味道呀？

石文把玩着旺财老汉的草镰问：“叔，我听说你当年在外面饿得没啥吃了，还去庙里当过和尚？”

旺财老汉乐呵呵回答道：“那是别人乱说呢，我在外面没挣下钱也不至于饿肚子。当时是‘文革’，两派正武斗呢，到处拦路设卡，问你是哪一派的，不是一派的逮住就往死里打。我哪一派都不是，他们就让我加入他们那一派，哪一派我都不敢参加，就干脆刮了个光头，说我是和尚，出家人不理世事嘛。”

旺财老汉的话把霍启逗笑了：“叔，我知道你阅尽世间事，没想到你还阅过世外事！叔，我有个问题，想了很久没想明白，您老这见多识广的……”

“问吧！我看你小子又想到哪一出。”

霍启拿过旺财老汉的旱烟袋像模像样地点着了，嘴上呼呼地冒着白烟，咳嗽着问：“旧社会的时候这农民又没户口，把庄稼地买到哪儿就在哪儿种庄稼，然后在地头盖点房，就落地生根了。那你说，咱石崖村这姓石的老祖先为啥不挑个好地方买块地呢？要是当时买在城跟前多好，最不行你也买到镇上呀！”

旺财老汉一时没法回答霍启的问题，他反问道：“那要是你是咱石崖村的老祖先，你会买到哪儿呢？”

“我呀，我就到北京边上买地，买不到我就在那儿租地种庄稼，自己累点，后辈人不就享福了嘛！”

旺财老汉笑咪咪地从霍启手里拿过了自己的旱烟袋，说道：“货，我知道你小子挺能的，是个人物，想的東西还挺多，但现在想那事情没用。叔是过来人，叔给你说句实在话，趁着现在年轻的，眼明手快学个挣钱的手艺，将来好……”

霍启看他又要讲大道理，忙打断他说：“叔，你说错了，我不是个人物，我是个大人物，放羊就是我的事业，我有的是理想，我和石文准备成立个放羊托拉斯，把羊放出水平，把羊放出风格，把羊放到全世界。”

“你别贫嘴了，大人给你说话你得好好听着，你们在学校念书是好事，可那事不踏实，看看石武，书念得多好，可到头来还是……”

石武考了两次大学的事是石崖村尽人皆知的，石文不愿意听到别人提起他二哥。霍启嘴